



人·谜·错误之谜

人的活动之舟永恒地航行在谜的海洋中。在她的身后是已解之谜，在她的下面是在解之谜，在她的前方是未解之谜。她总是以成功者的愉悦欢送已解之谜，以奋斗者的睿智索释在解之谜，以探索者的目光注视未解之谜。

人在不断解谜的过程中不断获得自由，不断扩大自由度。

人类的文明进化史是一部解谜史。哲学史是一部解谜史，自然科学史、社会科学史、思维科学史也是解谜史。为了解谜，人们不断创造出先进的物质技术手段，不断构筑科学的理论假说大厦。正是在不断解谜的过程中，不断实现未知向已知的转化，不断

延伸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化的轨迹。

错误之谜是谜海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它是社会之谜、思维之谜和哲学之谜的交叉点。

错误之谜是人类的共同探讨对象。任何人都难免犯错误，都面临着如何超越错误的同一难题，因此，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无论是伟人还是平民，都不得不思索错误之谜。

一、人是喜欢解谜的理性动物

什么动物最初四只脚走路，后来两只脚走路，最后三只脚走路？这就是古代著名的司芬克斯之谜。俄狄浦斯猜出了谜底：人。

人也是个谜。司芬克斯之谜的谜底本身是一个更复杂的谜。

人是什么？人们从不同的视角得出了不同的谜底：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上帝的选民；人是猿的分支；人是能制造和使用生产工具的动物；人是具有发达的大脑和勤劳的双手的动物；人是能思维、以理性控制情感的动物；人是唯一知道羞耻或者需要知道羞耻的动物；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思维属性的统一体
.....

在我看来，人是喜欢解谜的理性动物。

强烈的好奇心是人喜欢解谜的心理根源。好奇是人的天性。由于好奇心的驱使，人们便去猜测一切新奇的现象产生的原因，对猜谜活动发生浓厚的兴趣，去寻找各种未解之谜的可能答案，从而提出多种多样的尝试性假说。

人的理性思维和探索精神赋予了人解谜的能力与可能性。人的理性思维使人超越了感官的局限性。人凭借丰富的想象、深刻的洞察、逻辑的推理寻找着各种谜底。人是喜欢探索的动物，也是善于探索的动物。坚持不懈的、顽强的探索精神，使人有可能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尝试性地接近未解之谜的谜底。

改造世界的实践需要，是解谜活动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是解谜的现实途径。

人与自然界的对立统一关系决定了人类首先要改造自然界，奠定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物质基础。要改造自然界，就要探索各种自然之谜：昼夜的更替、寒暑的变化、河水的落、植物的生长、动物的繁殖与饲养等等有什么规律？空间有什么特性？时间和季节如何确定？生物是如何进化的？地球、天体乃至宇宙是怎样演化的？飞碟是怎么回事？各种具体物质的结构、特性、运动形式和规律是什么？等等。不正确解答现实生产和生活迫切需要解决的自然之谜，人们就不能摆脱自然界的束缚与戏弄。正是改造自然界的需要，强迫性地推动人们去不断探索自然之谜。也正是世代相继的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使人类揭开自然界的奥秘的愿望变成了现实。人类通过改造自然而认识了自然。在解答一个又一个自然之谜的过程中，人类在自然领域里不断地缩小了必然王国的领地，不断地扩大了自由王国的疆域。

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矛盾统一关系决定了人在改造自然界的同时必须改造人类社会自身。要改造社会，人类就不得不解答各种社会历史之谜：人应当结成什么样的组织去从事社会生产劳动？应当怎样通婚？怎样防止权力的滥用？人类社会是如何演化的？国家是怎样起源的？历史的发展是由神

或上帝决定的，还是由人决定的？是由少数英雄人物决定的，还是由人民群众决定的？社会发展有无规律性？生产方式、地理环境、人口因素、生态平衡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各起什么作用？政治与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哲学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怎样使社会机体协调发展？如何提高社会生产力？如何实行有效的社会管理？怎样实现人类的理想社会？等等。正是不同时代的改造社会的不同需要，推动人们不断地探索社会历史之谜。也正是在改造社会的实践中，人们逐渐地认识了社会，打通了解答社会历史之谜的现实道路，实现了社会科学的进化。

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矛盾同一关系决定了人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同时必须努力改造主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也就是改造人自身。改造人自身的实践的需要，迫使人去探索人本身的奥秘，包括人体之谜、疾病之谜、心理之谜、思维之谜、行为之谜、人生之谜，等等。在改造人自身的实践活动中，人类逐渐地拓宽了对人自身的认识。

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改造人的共同需要，促使人类去探究哲学之谜。譬如，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自然、社会与人是如何统一的？存在与思维是什么关系？世界统一于什么？物质与意识、时空、运动有何联系？如何看待世界的联系和发展？世界的运动和发展有什么规律？认识的本质是什么？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是什么关系？认识发展有什么规律？如何确立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哲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是什么关系？等等。随着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改造人自身的活动的发展，人类解答哲学之谜的活动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哲学之谜的解答又促进了人类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改造。

谜的选择以不同时代的实践的不同需要为转移。在任何时代，总会有许多未解之谜象磁场一样吸引着对科学、真理抱有近乎疯狂的好奇心和具有坚韧不拔的探索精神的人们。

不同时代的人们可能猜着同一个谜，同一时代的人们也许探讨着不同的谜。

同一个谜面或许有不同的谜底，同一个谜底也可能有不同的谜面。有些谜有确定的答案，有些谜也许永远没有统一的、标准的答案，但是人不会放过任何未解之谜，不会回避任何解谜之难。人通过解谜不断超越困惑，不断实现人类文明的进化。人是地球上唯一喜欢解谜又知道如何解谜的理性动物。

二、错误的本质、辨判、 分类和起源之谜

什么叫错误？错误就是认识上的谬误？错误就是逻辑上的错误？错误是主观与客观不相符合，还是观念与观念不一致？错误是意识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歪曲反映，还是人的思想与上帝的意志相违背？在错误的本质问题上，“不一致说”或“不相符合说”面临什么困难？如何克服这种困难？错误与过失、罪过、犯罪、缺点、事故、失败有何区别与联系等等。这些就是关于错误的本质之谜。谈到什么叫错误，或许人们都明白它的措谓，但要准确地给它下一个令人满意的、完备的定义，则并非易事。这是因为具体领域中的具体错误是容易理解的，错误内容的复杂性和错误形式的多样性却使人们对错误作一般的抽象时遇到了较大的困难。

如何辨判错误？辨判错误的标准与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否

完全同一？辨错标准是单一的，还是多元的或多层次的？辨判错误是以神或上帝为准绳，以宗教教义为标准，还是以人为尺度？是以人的感觉、经验为标准，还是以人的理性为标准？是以“真观念”、观念本身是否清楚明白等为标准，还是以事实、实验为标准？是以理论为标准，还是以实践为标准？是以个人的实践、多数人的实践为标准，还是以社会性的实践为标准？是以单一性的、一次性的实践为标准，还是以复合性的、重复性的实践为标准？是以实践的目的、方案、计划为标准，还是以实践的结果或效果为标准？实践标准是确定的，或不确定的，还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主观主义的、实用主义的、相对主义的辨错标准观为什么是错误的？为什么错误往往是事后才被正确加以辨判的？人们为什么会把错误认作真理加以宣扬，却把真理当作错误加以批判？……这些便是辨错之谜。以往的认识大多是把错误看作与真理相对应的范畴，在讨论检验真理的标准时来谈对错误的辨判问题。而实际上，错误不但包括认识错误即谬误，而且包括行动错误、实践错误；错误不仅与真理相对应，而且与正确相对应，与正确的思想、理论、行动准则、行为、实践相对应。正确与真理虽有部分重合关系，但正确比真理有更广的外延和更丰富的内涵。真理是正确的，正确的却未必都是真理。当人们把错误仅仅与真理相对应的范畴时，关于检验认识的真实性与谬误性的标准已是众说纷纭。当我们把错误视为同真理和正确具有“双对应”关系的范畴时，辨错标准已超出了以往人们所探讨的检验真理的标准。因此，如何确立辨判错误的标准，如何辨判错误，就成了一个更复杂的谜。

如何解决错误的分类问题？对错误进行分类的标准辨判错误标准有何不同？亚里士多德关于错误的分类的理论是否

是一种不可超越或难以超越的永恒真理？对错误进行分类的标准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应当按什么标准对错误加以分类？除了语言标准和逻辑标准外，是否还有其他标准？错误有哪些种类？不同种类的错误各有什么特点？区分不同种类的错误有何价值？……这些便是错误分类之谜。亚里士多德关于谬误分类的埋论，在逻辑学领域里被认为是难以超越的分类理论。他主要是从逻辑学、语言学的角度讨论错误分类问题的。错误的分类，过去基本上是一个逻辑学问题，准确地说，是一个形式逻辑问题。以往的认识论还没有把错误的分类问题作为一个单独的课题加以专门的研究。在我们看来，逻辑错误只是思维错误的一部分，思维错误只是认识错误的构成要素之一，认识错误又只是错误之海中的一个岛屿。因此，错误分类问题，不但应该而且必须予以重新探讨。在错误分类方面还有许多未解之谜。

错误是如何起源的？聪明一世的人为什么会一时糊涂？一向谨慎的人为什么会偶有疏忽？欲寻真理的人为什么掉进了谬误的陷阱？欲求光明的人为什么步入了黑暗的歧途？平凡的人们为什么会有世俗的偏见？伟大的人物为什么也有“伟大的”失误？有的人为什么会一错再错？有的人为什么会聪明反被聪明误？有的人为什么傻得不可理喻？有的人为什么错得那么荒唐？错误的风暴为什么会席卷大地？错误的潮流为什么会汇成海洋？错误的根源是在于感觉易流于谬误，还是在于思维易陷入玄想？是由于生理的局限性，还是由于心理的困惑、情感的放荡？是因为思维的破缺，还是因为知识的饥荒？错误是源于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犯下的“原罪”，还是因为人们的后验活动中的致错因素相随？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还是由于主观上的想入非非？是因为外部情境所

扰，还是因为内部心境所累？是由于幼稚无知，还是由于经验匮乏？是因为认识上的偏差，还是因为立场上的问题？是由于私心和名利欲太强，还是由于非理性的妒嫉？是因为极端的骄傲，还是因为过分的自卑？是因为虚荣心太重，还是因为金钱欲作祟？是由于民族的劣根性，还是由于屈从于不正确的权威？是由于一念之差，还是因为作恶成习？是因为人性过贫，还是因为兽性太肥？是什么造成了错误的性爱？是什么促成了凑合的婚姻？是什么冲垮了理智的大堤？是什么导致了情感的失控？是什么打开了心理的“缺口”？是什么引起了精神的空虚？是什么导致了道德沦丧的开始？是什么造成了家庭破裂的阴影？发生错误论如何解释错误的个体发生？怎样分析错误的种族成因？……这些便构成错误起源之谜。不揭开错误起源之谜，就不能认识错误发生的基本规律，也就不可能对具体错误进行有效的、彻底的医治。

三、治错、防错、化错之谜

应当如何治错？面对错误时，为什么有的人眉开眼笑、幸灾乐祸？为什么有的人愁绪满怀、低声抽泣？为什么有的人对非我错误漠不关心，对自我错误却异常焦急？为什么有的人对自我错误文过饰非，对非我错误却要纠缠到底？为什么有的人对仇我者的错误喜欢无限上纲，对亲我者的错误却极力大事化灰？为什么有的面临深渊的人不愿悬崖勒马？为什么有的投井下石的人那么自鸣得意？为什么有的人能勇于承认错误，有的人却难以解剖自己？为什么有的人闻过即改，有的人却执迷不悟、死不悔改？为什么有的人能主动治疗，有的人却讳疾忌医？为什么有的人能对犯错误者伸出热情的双

手，有的人却对犯错误者施以残酷的打击？为什么有的错误病总那么复杂？为什么有的错误病总那么难医？能疗救自我错误的药物，是上帝的启示，还是自我的努力？是依赖“国外进口”还是依靠“自产自给”？治疗掌权者的错误的最有效的处方，是下属的劝谏，还是制衡的权力？治疗顽固症的错误病患者的良药，只是严厉的惩罚，或是善意的教化，还是惩与教的“合剂”？治疗社会性的错误病的有效方法，是头痛医头、脚病医脚，还是辩证的、系统的综合治理？治疗错误病的学问何处去求？拯救错误病的医生哪里有觅？……这些即是治错之谜。解开治错之谜，人们才会正确对待自我错误和非我错误，才会有效地医治错误病，才能解除错误病患者的无形而剧烈的痛苦，并使之获救。

如何防免错误？错误是可防的，还是不可防的？如果说错误是可防的，为什么从来没有出现“无错之域”和“无错之人”的奇迹？如果说错误是不可防的，为什么并非一切领域、一切人事事处处都与错误相陪？错误是反面教员，还是吃人魔鬼？同样的错误为什么会使有的人遭殃，却使有的人受益？为什么有的人不易重蹈覆辙，有的人却总在交“学费”？前人的错误如何才能制成一面镜子，使后人认清前进的轨迹？他人的错误怎样才能铸成一座警钟，使自我保持高度的警惕？防错之道，在于培养健全的心理，还是在于具有科学的思维？是在于思想品德的高尚，抑或在于实践经验的积累？是在于合理的人生观的培植，抑或在于正确的世界观的树立？是在于放弃对任何知识的追求，还是在于新旧知识的不断更替？是在于欲望的合理控制，还是在于清心寡欲、灭绝人欲、实行禁欲主义？是在于什么事也不干，还是在于善于从错误中学习？是在于不良性格的改变，抑或在于恶劣习气的转轨？是

在于邪念的铲除,抑或在于私心的洗涤,是在于“去我”、“无我”,抑或在于利我与利他的统一?是在于人际环境的改善,抑或在于文化环境的清洗?是在于私有制的灭亡,抑或在于公有制的胜利?……这许许多多的问号,便是我们面对着的防错之谜。防病胜于治病,防错优于治错。治错只具有消极的意义,防错才是积极的行为。揭开防错之谜,才有可能及时而有力地防免错误。

如何化错归真?为什么说错误是真理之母?究竟谁是真理之父?为什么说错误是觉悟之机?怎样才能由歧路复归正途?为什么说错误是通向真理的必然环节?怎样才能廓清错误与真理之间的塞阻?化错是否有望?归真是否有术?人类是否只能永远在错误的漩涡中挣扎?犯错误者是否永远要做错误的奴仆?化错时,是简单地宣布与错误彻底绝交,或是独断地把错误划入禁区,还是应当与错误保持必要的、适度的接触?是应该把错误葬入海底,还是应当将错误化为沃土?是对错误进行武断的宣判,还是应该对错误加以理性的克服?化错之术,是依靠自我反思,还是仰仗“救世主”?是在于理性疗法,抑或在于向经验、实践求助?是在于顽强不息的自我探索,抑或在于持续不断的外力佐辅?自我反思为什么那么困难?自我探索为什么如此艰苦?是因为反思的方法不对,还是由于反思的程序模糊?是因为探索的客体太复杂,还是由于探索的道路多险阻?……这些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化错之谜。超越错误、追求正确和真理,是人类的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揭示化错之谜。错误与正确、真理仅一步之隔,它们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化错归真,不仅是人类应该追求的,而且是人类能够成就的。

错误之谜中蕴藏着令人迷惑而又神往的奥秘，揭开错误之谜，将可以获得取之不尽的宝藏。

探索错误之谜，是建构“医错学”的需要。错误是危害人的精神生命与肉体生命、破坏社会有机体的特殊疾病。

“医错学”是以错误病的诊治与预防为特定研究对象的科学，是一门待建构的新兴的特殊医学。只有深入地、系统地探索并揭开错误之谜，才能使“医错学”得以面世并逐渐趋向成熟。

探索错误之谜，最终的根本目的是为医治错误病的实践活动提供理论指导。理论探索之树只有植根于实践的沃土中才能常青。探索错误之谜，从错误的起源、本质、辨判、分类、治疗、防免和化除等方面揭开错误之谜，创立“医错学”，最终都是为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军事、科技、人生等领域的医治错误病的实践活动服务的。

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古今中外已有不少思想家们从不同的视角和侧面探索了错误之谜，他们的理论成果为我们进一步系统地解答错误之谜提供了背景知识。



第二章

错误与错误病

错误和错误病，在社会生活和人生旅途中是一种司空见惯的东西。人的天性只在猎奇，而不在对司空见惯的东西及其本质作深层的沉思。但是，错误和错误病却象一张无形的网束缚着人类，以其特有的方式侵蚀社会机体、危及人的生存与发展。这就迫使人类超越自己的天性，对错误和错误病这种司空见惯而又不容忽视的特殊疾病作一番探寻。目下，我们将从认识史的角度考察前人是如何探讨错误的本质的，并从一般的意义上提出我们对错误的本质和特征、错误病的含义的基本看法。

一、前人对错误的本质的探索

什么叫错误？这似乎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却是认识上的一大难题。自古以来，不少的哲学家、思想家们对此作过各种不同的解答，但至今还没有一种完全令人满意的答案。这是由于这道难题本身的难度太大的缘故，而不是世人的过错。回顾一下前人探索错误的本质所走过的道路，或许可以为我们尝试着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一些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启示。

亚里士多德认为，谬误等于“诡辩的反驳”^①；每一事物之真理与各事物之实是必相符合”^②，“若对象相合者认为相合 相离者认为相离 就得其真实 反之 以相离者为合 以相合者为离，那就弄错了。”^③这就是说，谬误就是与事物之实、事物本身的相离或相合的关系不相符合的认识，就是诡辩的反驳。他坚持了唯物主义的“不符合说”，因为他从人的认识与事物之实的关系来界定谬误，但他把谬误与错误看作等价的，他谈的错误实际上只限于与真理相对的认识错误和与正确的演绎逻辑规则相违背的逻辑错误。

奥古斯丁曾提出“错误就是‘以不存在为存在’”^④。错误就是罪。在他那里，上帝和神是最高的、至善的存在。所以从他的整个哲学思想和宗教唯心主义的世界观看来，他是从唯心主义的前提下来揭示错误的本质的。他主张“原罪说”，认为人世间的错误都是先验地从亚当和夏娃那里获得的，实际上是认为错误就是与上帝的意志不相符合的观念和行为。他谈

亚里士多德：《辨谬篇》。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 33 页。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 186 页。

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 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 第 129 页。

的错误，包括人间的一切罪恶和过失，这对于我们研究罪与错的区别与联系，具有定的价值。他把行为错误和观念错误都包括在错误的范围里，这相对于亚里士多德只限于认识错误来揭示错误的本质的做法，是一种进步。

由此可见，在解释错误的本质时，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对立的观点，唯物主义认为错误就是人的认识与客观事物的状况不相符合或不一致，唯心主义则主张错误就是人的认识与某种观念或神的意志不相符合或不一致。后来的哲学家、思想家基本上都是循着这两条路线来坚持“不符合说”或“不一致说”的。

洛克认为，错误就是观念与它们的原型不相符，就是文字与文字所表示的观念不一致^①。在前一句里，他讲的是人的认识与认识对象的不相符，即与事物本身状况不相符；在后一句里，谈的是文字表达方面的错误。

伽桑狄主张，错误只是判断和所判断的事物二者之间的不一致性，真理只是判断和所判断的事物二者之间的一致性^②。他只是从判断与所判断的事物二者之间的关系来给错误下定义，实际上是只将错误限于判断错误。

在见克莱那里，完全从人的主观感觉方面来讨论错误的本质，真理就是感觉与观念的一致，谬误就是感觉与观念的不一致。这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不一致说”。

在罗素看来，错误就是一个信仰与一事实不相符合，或者说，一个“这是 A”的形式的句子不是由“A”所表示的意义而引起的，这个句子就是错误的。罗素所谈的“事实”是一种

参见洛克：《人类理解论》关文运译 商务印书馆 1983年版，第 129、566 页。

《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 1975年版 第 203 页。

“逻辑原子”，他把经验世界归结为许多孤立的原子事实的集合。事实就是一种不可再分析的“逻辑原子”。他是从“逻辑原子主义”的角度来讨论错误的本质的。在他那里，语言没有正确表述经验世界，或者说，语言表述不符合于经验事实，就是错误。他所说的语言与事实不相符合，并不是语言与客观事物的状况不相符合，而是语言与主观的经验或感觉不相符合。这是一种较隐蔽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不符合说”。

新实在论者蒙塔古 Montague 亦译蒙太格 主张在大脑的状态本身 O_c 中所显示或蕴涵的 O_p 即所感知或意识的对象与实际存在的外界对象 O_e 不同（不一致）就是错误。他是从新实在论的立场来阐述“不一致说”或“不同一说”的。他谈的外界对象的“客观实在性”包括个别事物也包括一般观念。

实用主义、约定主义也都是从唯心主义方面来谈论错误的本质的。在实用主义那里，对于人们有用的就是真理，相反，对人们无用的就是谬误。在约定主义看来，真理和谬误都是一种约定。这实际上否认了错误的客观性。

虽然大多数人都坚持错误与真理问题上的“不符合说”或“不一致说”但也曾有少数哲学家、逻辑学家对此提出过不同意见。莱布尼茨在《人类理智新论》中针对洛克的“不符合说”提出过诘难，认为此说“完全没有说明问题所在的关键点”，他批评洛克把错误看作观念或文字与对象之间的不符合，但他并没有完全抛弃“不符合说”。他认为，真理与错误的问题所涉及的是“完全特殊方式的一种符合或不符合”应在“同一关系”中比较观念与观念的对象之间的关系。莱布尼茨试图

超越以往的“不符合说”主张在“同一关系”中来说明这种“不符合”，这是很有价值的，但他却借助于上帝来说明上帝的观念与人的观念在“同一关系”中的不符合。

由以上考察可见，关于错误的本质的探讨，唯心主义者坚持的是主观范围内的“不符合说”或“不一致说”，但他们也曾提出过一些合理的思想，如，奥古斯丁关于行为错误与观念错误、错与罪的关系的思想，莱布尼茨关于应在“同一关系”中比较观念与对象之间的关系的设想。唯物主义者都坚持从意识与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来说明“不符合说”或“不一致说”，但又有些细微的差别，有的主张错误是与客观事物不相符合的认识，有的认为错误是与客观事物的状况不相符合的认识，有的提出错误是主观对客观的歪曲反映，有的认为错误是与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相违背的认识，有的主张，错误是经过实践证明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不相符合的认识，有的主张错误是主观与客观现实的不一致。这些提法都只是把错误限于认识错误加以界说，把实践错误排除在外，这不能说是关于错误的完整定义。虽然有些学者提到行动上的错误，但在给“错误”下定义时，仍然没有包括后者，在论述错误的根源、危害、难免性与可免性等问题时，也只限于认识上的错误。这一方面是由于古典认识论只注重于认识问题而忽视实践问题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要给人世间的所有错误下一个完备的、圆满的定义，确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尝试性地克服前人面临的困难中的某些部分。

二、错误的释义及特征

要克服错误的释义问题上的困难，途径有两条，一是采取

申农给“信息”下定义的方法，二是采取申农之后的信息论研究者们给“信息”下定义的办法。申农在创立信息论时，他也感到难以给“信息”作出令人满意的释义，便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信息就是信息。”但这并没有妨碍他的信息论的理论框架的建构。按照这种办法，我们也不妨给“错误”下一个定义：“错误就是错误。”人们对于错误是不陌生的 因此 这一定义也不会妨碍人们对错误的理解与研究。在申农之后，人们对“信息”作出过各种不同的解释 关于“信息”的定义大约有数百种，这是一种尝试性的解决办法。按照这一办法，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给“错误”下一些定义。

从外延上看，错误是人世间一切错误的集合，是认识错误和实践错误的集合。

错误，包括人世间的的所有错误。人世间的不同主体的错误，不同原因的错误，不同动机和效果的错误，不同性质的错误 不同数量的错误 不同状态的错误 不同范围的错误 不同时空的错误 都包括在“错误”这一概念中。

错误，既包括认识错误，又包括实践错误。以往的认识论只注重于对认识错误的研究，而忽视对实践错误的探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认识论，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核心的观点。因此，在给“错误”下定义时 应当囊括实践错误。认识错误 是在认识活动中形成的错误的认识结果；实践错误，是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错误的实践结果。认识错误，包括人们在认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过程中发生的思想方面的错误，也包括人们在思考人生、认识自己和他人的过程中出现的观念性的错误。实践错误，既包括人类在生产实践、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科学实验这三种基本的实践活动中发生的行动上的错误，又包